



白話菜根譚

冬

洪應明 原著 梁一群 譯述

其詞隱是一部千鈞百鍊、斑駁絢麗……
極具韻性的書中之冠！

是古城中聖凡大君子，最佳的人生指導參考書。

白話
菜根
譚

卷一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白話菜根譚·冬／洪應明著 梁一群譯。 --初版。

--臺北縣深坑鄉：新潮社，2010.01

面： 公分 --

ISBN 978-986-167-635-7（平裝）

1.修身

192.1

98021073

白話菜根譚·冬

NT\$170

洪應明／原著

2010年元月／初版

梁一群／譯述

〈企劃〉



〔出版者〕新潮社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郵撥帳號／郵撥11803960 新潮社帳戶

（信用卡請來電 02-26642511）

〔總管理處〕台北縣深坑鄉北深路三段141巷24號4F

電話 (02) 2664-2511 * 傳真 (02) 2662-4655 / 2664-8448

E-mail: service@xcsbook.com.tw

http://www.xcsbook.com.tw

〈代理商〉

紫宸社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地 址／台北縣中和市中山路三段110號7F之6

電 話／(02) 8221-5697 * 傳真 (02) 8221-5712

◎法律顧問：蕭雄淋律師 Printed in TAIWAN ISBN 978-986-167-635-7

白話菜根譚



洪應明_{原著} 梁一群_{譯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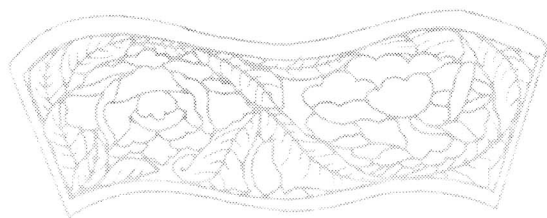
菜根譚是一部千錘百鍊、斑斕絢麗……

目
錄

(十月)
釭花夜笑凝幽明／3

(十一月)
撾鐘高飲千日酒／67

(十二月)
已就長日辭長夜／129



釭花夜笑凝幽明

(十月)





肝腸煦若春風，雖囊乏一文，還憐梵獨；氣骨清如秋水，縱家徒四壁，終傲王公。

據說，佛出外化緣，遇兩小兒嬉戲。見佛持鉢而來，其中一個拿手中的沙子對佛說：「我就拿這個供養你吧！」佛連聲說：「善哉！」另一個也將手中沙子獻給了佛。當時佛言：「百年之後，以此功德，一為帝王，一為輔相。」這兩個小兒就是後來的阿育王及其丞相。

一把沙子，值得什麼，居然有此福德？然而，這是不住相布施，是真正發自內心，沒有半點雜念的，所以終是高於住相布施，高於有所為而布施。

真正得世上大智慧的，就是最看重這種發自至誠的行為，而不顧世俗所謂的標準。相傳耶穌在聖殿庫房，坐看眾人捐獻。其中有錢人投入的錢不少，可是耶穌看到一個寡婦投入兩個銅錢，就把門徒叫來說：「我實在告訴你們：這窮寡婦

投入庫裏的，比眾人所投的更多。因為他們都是自己有了餘，拿出來投在裏頭；這寡婦是自己不足，把她一切養生的都投上了。」

清人王應奎《柳南隨筆》載：葛一龍性好結客，揮金如土。晚年金盡，好客如故。他曾途遇故人，又動贈金之心。可惜自己也已囊中空空，於是寫立據一一贈之，說：「等稍有錢時，便當奉償。但希望能免去利息錢。」聞者笑之。

笑之者無力領會，葛一龍意中也未必參詳，單單是他這份肝腸，已將哀哀諸公一比下去了。





討了人事的便宜，必受天道的虧。

「天道」在何處？它如何體現？是否屢試不爽？這些問題，在一般人看來就不可思議。然而人世之事，也許真該用「不可思議」一語聊作解人。

漢高祖的親信謀士陳平曾跟隨高祖攻伐陳豨和黥布，「六出奇計」，都因為很中高祖之意而受到封賞。不過，這些奇計，連寫歷史的司馬遷也無法了解，可見都是極為祕密，不可洩露一點的。陳平後來作了丞相，歷經高祖、惠帝、文帝幾朝，不但在極為複雜的朝廷之爭中保住自身，而且頗能得到這幾位君主、包括呂后的欣賞。不過，他也曾說了一句話：「我多用陰謀，這是為道家所禁止的。若是我這一代就遭廢棄，也就罷了，終歸不可能再起用。這是因為我多陰禍的緣故。」據司馬遷所說，陳平少時「本好黃帝老子之術」，那麼，他說上面這些

話，必是有所據吧？以他那種絕頂的聰明，所見必是世人所不及的。陳平去世，其子承襲侯爵，然而兩年之後也去世。再過四十六年，陳家傳人犯法處斬，所封之侯被廢。

陳平所見，還是有所未及，因為他自己畢竟是得意善終的，他所傳的爵位也延續了近五十年。不過，這或者是他對自己的行為持著自省態度的結果？總之，在中國，大智慧所照之處，想必有難以見及的神祕存在。





費千金而結納賢豪，孰若傾半瓢之粟，以濟飢餓之人？

不願傾半瓢之粟救濟飢餓之人，即使費盡千金，真能招得賢豪否？其所招的，看來也不過幫閒幫凶之輩而已。

大抵人肯費千金結納所謂賢豪的，都是為求其供我之用吧？說穿了，就是一種投資。

燕太子丹肯為荊軻取千里馬之肝，斬美人之手，無非是意在討好荊軻，使之為自己效犬馬之勞。他何不把這副精力用之於國民？看來他不是所見不及，就是力有未能。

平原君趙勝笑門前跛足者之請求，認為此人簡直是發瘋，居然要求得到那位嘲笑他的美人之首級！然而，他最終只得照辦，原因就在於他手下門客紛紛離他

而去。為什麼？因為門客們感到自己的身分地位有可能降低到甚至不及平原君身邊美人的地步。那個時候，這些士人還是身分地位很不差的，而美人則不如多了。平原君得知自己有可能因一個美人而得罪天下之士，於是就毫不猶豫地將美人斬了，以討好士人。

出於實用的功利主義所做的事，其反覆無常也就是如此。即使這種人開始「大斗出，小斗進」，像戰國時齊景公手下大夫田乞那樣，施恩惠於百姓，也不過是收買人心。

不過，結天下之人心，畢竟勝於招幫間幫凶之輩遠矣。





解門者，助之以威則怒氣自平；懲貪者，濟之以欲則利心反淡。所謂因其勢而利導之，亦救時應變一權宜法也。

因勢利導，可以說是變化無窮的。勢有變，則利導之術也因之而變，勢變不盡則利導之術也無窮盡。若是能夠把利導之術固定為某幾個準則，那就不成其為利導之術了。

如此而言，也不必助威解門，也不可執著於濟欲懲貪。否則，事情也許就愈見其烈。

不過，聰明人當然能因勢利導，出奇制勝。漢武帝的奶媽要郭舍人相幫，以免全家搬遷邊疆之罰。郭舍人說：「你見了皇上就趕快走，再頻頻回頭顧望。」奶媽辭別武帝時照此而行，郭舍人大聲呵斥：「喂！老太婆何不快走？陛下已是成人，還吃你的奶嗎？怎麼還不斷回頭看！」一番話說得武帝惻然，收回成命。

郭舍人是武帝宮中戲子，他大約正因此而善解人意。因勢利導，首要的就是明鑒人情，善於識勢。當然，同時還需要手中握有條件。

吳曾《能改齋漫錄》載：宋太祖說：「宰相能像桑維翰，方可與謀事。」趙普說：「此人若在，陛下亦不用。此人太愛錢！」太祖說：「如能用其所長，亦當護其所短。措大眼孔小，賜他十萬貫，便可塞破他屋子。」宋太祖當然有此手段。他可以辦得此事，換了別人，你試試？然而，宋太祖也只是治其貪而用其長而已，並非懲其貪。





矯情不若直節之為真。

矯情者，掩飾真實情感，儒家所不取。董仲舒《感士不遇賦》云：「雖矯情而獲百利兮，復不如正心而歸一善。」可見那時的矯情飾貌情形已有相當聲勢。

其實，照荀子「性惡」理論而言，文明人無不有矯情之嫌，只是其情形各有所異罷了。王莽早年大得人譽，後來搞得一敗塗地，於是被人目為「矯情」。隋煬帝楊廣為登天子之位，想方設法討獨孤皇后歡心，這又被人視作「矯情」。然而，東漢的隱士梁鴻，據說不乘人餘熱。他到大家灶上燒飯，一定要等灶頭冷卻，方才燒他自己的，這不是矯情？

有人矯情，是為世俗功利；有人矯情，則是為使自己的心志不受干擾。矯情是文明的產物。

有矯情，就必有反矯情。東漢時南陽人戴良喪母，其兄服喪，非禮不行，戴良卻食肉飲酒。然而，他哀從中來則不能自己而哭。有人問戴良：「你這樣做，合乎禮嗎？」他答道：「是的。禮是為了克制情感的放逸過失。如果情感並不因放逸而有過失，何必計較禮不禮呢？」這就是不主張過分地控制情感。當然，這也得有個前提，就是情感的真誠篤實。矯情者，情有所不得不矯，故而矯情；直節者，節有其不可矯飾之處，故直節而為。可以說，兩者都是出自內心的需要，也只不過彼此取向不同罷了。





先達笑彈冠，休向侯門輕曳裾；相知猶按劍，
莫從世路暗投珠。

彈冠本是尋常事，落作相厭遭人譏。古人重衣冠，《楚辭·漁父》中所謂：「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這也是人之常情。不料，「王陽在位，貢禹彈冠」一語之後，竟成互相慶賀，並且有互相提攜於仕途的意思了。裾為衣服的前後襟，衣裾飄曳於侯門，用現在的話說，就是奔走於權貴之門。若怕被人所笑，就休要彈冠相慶，也不可向侯門曳裾。如此一來，仕途豈不冷落了？然而，事情並非如此。世上唯見仕途紛驚不絕，侯門車水馬龍，幾曾見過淡泊之人？宋有鄧綰，見王安石用事，受宋神宗之信任，他於是上書：「陛下有伊尹、呂望作輔佐，推行新法，百姓無不歌舞聖澤。臣從寧州的情形，可以知天下無不如此。願陛下堅守良法，不要因流言浮議而改變主張。」他還給王安石寫信，大加讚